

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系列

陈骧龙诗文辑存

陈骧龙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系列

陈骧龙诗文辑存

陈骧龙 著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陈骧龙诗文辑存 / 陈骧龙著. — 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15.1
（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系列）
ISBN 978-7-5528-0306-8

. ①陈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J217.2

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23017号

陈骧龙诗文辑存

陈骧龙/著

出版人/张玮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）

<http://www.tjabc.net>

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5.125 字数 355 千字

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8-0306-8

定 价：38.00 元

编委会名单

主 编：刘志永

副主编：陈 雍（常务） 马 竞 南炳文 王宝贵

编 委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马 竞 王宝贵 王振德 刘志永

阮克敏 张春生 张铁良 陈 雍

罗澍伟 南炳文 钱 钢 崔 锦

韩嘉祥 甄光俊

“正能量”陈骧龙

名士，陈骧龙。

名士，不借助官职，靠自己的品行、学养、艺技而能名满天下。

陈骧龙堪为名士，且充满正能量。

国家的正常运转、家族的香火赓续、家庭的和合美满都离不开正能量。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文明中被公众认可的正能量乃孔孟之道。陈骧龙一生恪守、坚守的，恰恰是孔孟之道。

仅以他的书画举一例。

从古至今，泥金小楷常见传世之作，然而将孔子的万言《论语》，用赤金写成煌煌八大屏的“鸿篇巨制”则旷古未有，并捐赠于曲阜孔庙，此举当代罕有其匹，无人堪俦。

陈骧龙曾说：“写字，拿起笔来第一个问题是写什么，不是怎么写。”怎么写美，怎么写有个性，不是书法家的第一要义；而是内容，让书写的内容散发正能量，传达中华文脉的主流。

说到这里或许有人问，陈骧龙是怎样一个人？正襟危坐，皓首穷经？抑或满脸正气，一嘴之乎者也？

非也，试举日常小事二例，立见其人。

二十年前，陈骧龙举办他人生第一个书画展，他的“前言”俏皮睿智，发自肺腑——

我画我愿意画的，我写我愿意写的；

您看您愿意看的，您说您愿意说的。

如果这里有您愿意看愿意说的，那是我的荣幸；

如果没有，我也不抱歉。

禅语有云：“竹影扫阶尘不动，月穿潭底水无痕。”什么叫人境一如明心见性？把心里话说得影清痕晰且不留声色，让人咀嚼而三仍余味隽永。观此“前言”，足见此人不死板、不呆板、不刻板吧？

2012年夏天某日下午，患胰腺癌晚期的陈骧龙忽然来电：“维群，我准备给自己改名字了，取个日本名字。”

声调郑重其事，一改平日的轻松。他说，我改成四字日本名：藤上加藤。

我循读音脑海立刻浮现出这四个字，陈骧龙此时恢复了往日调侃的语调：“受不了了，还真他妈疼！”

“疼上加疼”，胰腺癌晚期的疼痛程度可想而知，当时只觉得手抖、心颤、眼眶热。再见到陈骧龙，他化疗回家，说写字困难了，正在“校碑”，把几种年代不同的碑帖拓本比较考订。

正能量吧？

正能量附身，此人必是正人君子。

正人和君子是并列词组。何为“正人”？先要知何为正。“正者，不高不下”，直而不弯曲、不欹斜，凡事品端行方是正人；君子之谓在儒家鼻祖孔子的《论语》中反复出现，故指才德出众的人，做事按现代人理解是光明磊落、好让不争。说到根上，就是胸襟宽广、学养高深、觉悟明彻。

学养高深冠之于陈骧龙，学界、书画界有目共睹，众口一词，毫无异议。于觉悟明彻这一点上，陈骧龙对佛道略有精研，以磁青纸赤金写成的《金刚经》，上面是通景祇园法会图，洋洋

洒洒、端穆瑰伟，一观即知不是卖弄书法绘技，而是精通佛学之人的法书法绘。再说六册泥金《佛说无量寿经》，四十八章，每章作插图一帧，前有佛像，后有韦陀。至于《阿弥陀经》等经册，既遵古法又合佛法，精绝无不合规范处。

然陈骧龙说，我不信佛，也不是佛教徒。但他崇拜博大精深的佛经佛文化。他认为读书就是为了吸纳知识，不论什么学科。他常年为自己排课表系统地读书，在别人眼中他就像一部百科全书。

1998年，冯骥才主编《小洋楼风情》一书，特别延请陈骧龙写了《小洋楼文化的主人》一文，这是迄今笔者以为写得最好的阐述天津租界的洋楼文化的文章，道许多人未能道出的史实，悟许多人未能悟出的理念，他提出“强行移植文化”的观点，六字直揭内核；完整现实的西方文化碰上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，在天津形成世界唯一的城市格局。陈骧龙说：“天津洋楼的外表如此丰富多彩，它肚子里藏着更加复杂的文化形态。”

学识还原成观点再加上独立思考就成为学术的“脊梁”，这般挺直、不屈不弯，还原到做人上，能把世事看透，能把人情阅透，当然也能把人生悟透。

堂堂正正读书，堂堂正正写画，堂堂正正做人，真把一生做得堂堂正正，对于陈骧龙来说，他做到了。堂堂正正是什？一言以蔽之，是正能量。

世间有一规律，物以稀为贵，事将消必倡。为何一再强调正能量？打个不恰当的比喻：珍稀动物因何提出保护，因之濒临灭绝也。

正能量于人不是抽象的概念，是实实在在地做人。乾隆时代一位僧人对皇帝说，江上来来往往无数船只，在他看来无非两船，即一名一利。古往今来大家都为之奔忙，为之争夺，而陈骧

龙在名利面前是不比而让、不争而避、不战而和。在单位职称上让，职务上让，奖金上让。社会上他不和任何人比，尤其不拿自己长处和别人比；当然更不争竞，从来没听过他争过什么。天津市书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建了蓟县黄崖关将军碑林、毛泽东诗词碑林等，他不仅全程参与，连夫人都为之而奔忙，做饭送饭什么的。但此后的二十多年中，他绝少提起曾经的“贡献”。

曾看过南非总统曼德拉的人生传记，曼德拉曾被抓进监狱，受到过侮辱乃至打骂，等他出狱做了总统，对曾经施暴于他的狱卒以德报怨，其人格的伟岸举世称道。陈骧龙在“文革”中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狱中，肋条打断，受尽折磨。作为他的好友的冯骥才不无感慨地说，骧龙乐观豁达，以诸多哲理性的牢狱感悟示人，他说监狱和百姓房子的许多事恰恰相反：夜里大家睡觉关灯，牢房夜里永远开灯；我们屋里是没人必锁门，牢房是有人必锁上，没人时永远大敞四开……

世界永远有自己的铁律：社会对他不公，人必抱怨必愤怒；人对他有仇隙，即使不睚眦必报也会耿耿于怀；至于患了绝症的人，常常会仇视健康的人，即使不仇视，沮丧恼恨的负面情绪是正常的表露与宣泄。

但是，陈骧龙包容了社会曾经对他的不公，原谅了那些使他饱受精神折磨、肉体煎熬的人，最后以乐观知足的心态“笑纳”病魔死神。他说，近二十年我和我的家庭太顺了，应该出点事了。幸运的是让癌症找到了我，而不是我妻子，我女儿，我外孙。“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”，此等精神，此等境界，唯圣唯贤，唯仙唯神。陈骧龙，圣贤之心，菩萨之心也。

古语云：“听其言而观其行。”作为诗人，陈骧龙有文字能力把自己修饰得“美丽动人”，他的诗却没有自我标榜自我吹嘘，正如侯军说，“陈骧龙的诗，通俗晓畅却并不浅显，不避俚语却

严守格律，形象感很强又暗含着深邃的意象和哲理”，读出诗人的胸襟和学养。

对于绘画，陈骧龙说自己是“三玩儿主义者”，即自己画画是“哄自己玩儿”，拿给别人看是“我哄着您玩儿”，如果别人看了说好或提意见就是“您哄着我玩儿”。看他的画并不轻松。陈骧龙的画有着近乎圣洁的冲击力，像是艺术原始的图腾，其自身的神圣直击人心，令人震撼；他的画似乎要与中国的宋画接壤毗邻，每一笔体现着全部的心力，幅幅画作不像文人画那般是情趣轻快的一挥。陈骧龙画画像五体投地的朝圣者，向着画家心中的极致、心中的圣殿一步一匍匐，正像他为《秋色图》金碧山水画所题诗——

丹枫不问明朝事，染尽群山不肯休。

2012年岁尾，沾上名士陈骧龙走了。他始终是布衣，正如他一生喜穿中式对襟布衣。他一身正能量，两袖文士风。他留给世间精神与境界的高标，应该让它深深刻上印记。并非让谁高山仰止，只是怀想，倘我们的艺道同仁都奋力登上一步，与之境界、与之为人看齐比肩，沾上文坛、画坛、书坛和风细雨之春天，必能姗姗款款悄悄而来。

骧龙先生以弟视我，我从不敢僭位，终以师长待之。陈骧龙夫人刘静珍女士执意让我为骧龙先生书稿写序，虽愧不敢当，但义不容辞。特别是文友侯军兄焚膏继晷，整理爬梳骧龙遗稿残编三十余万字，人间自有真情在，于此尤感亲切。

忆写一身正能量的骧龙先生，在行文近末时忽然想起以前读过的陶渊明《自祭文》，似可拟比先生。陶公言：“识运知命，畴能罔眷？余今斯化，可以无恨。”再借陶公最后二十字，以为文

结——

匪贵前誉，孰重后歌？人生实难，死如之何！呜呼哀哉。

自解一下：陈骧龙先生生前对誉美无所谓，身后之歌扬于他更是无所谓了。多灾多难的人生之后，凭借他的正能量，坚信死又如何得了他？

诚哉斯言。我流泪了。

姜维群

2014年3月9日正午

一样悲欢总是诗

——忆陈骧龙先生

久闻陈骧龙大名，知其在书画界成就斐然，令人仰慕，直到三年前登门造访，促膝长谈，方识此公真面貌真性情。他家学渊博，骨子里透着一种才子气和名士派头，却为人低调，清静豁达，以“玩”为名，沉溺诗、书、画中，怡然自乐。

陈骧龙的书房兼客厅不算太大，但画案、书橱、文房四宝、沙发、茶几一应俱全，书卷气十足；只是书橱中除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和画集碑帖外，尚有《大英百科全书》《世界美术史》《世界雕塑史》《世界近代科技史》等大部头译作和工具书。其深厚国学修养和文化底蕴，从中可见端倪。作为津门大儒吴玉如的入室弟子，陈骧龙剑走偏锋，以泥金小楷作为主攻方向，为曲阜孔庙等地所书《论语》《金刚经》等，以金代墨，笔力精妙，堪称上品。其青绿、金碧山水打破传统圭臬，自成一格。

有趣的是，这样一位学者型书画大家，却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“半瓶斋”。问其缘由，先生坦然一笑道：“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晃荡。不是谦虚，是中外文化浩如烟海，一个人的学问总是有限的，学无止境啊！”

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当有一天医生宣布他不幸罹患了癌症时，他不但毫无惧色，还“谢天谢地”，躺在病床上，还手捧一本《中庸》不忍释卷。我登门探望那日，先生刚从医院化疗回来，人虽被病痛折磨得消瘦了不少，声音也有些微弱，而精神依然矍铄，心态依然乐观，谈吐依然诙谐。谈到兴奋处，竟从抽屉

中翻出一个小本，把手术后写的一首小诗诵读给我：

卧榻已然称病榻，老来莫美少年时。

忙归浮世闲归我，命属阎罗病属医。

雪冷长河燕北草，风温碧树海南枝。

依然添岁依然乐，一样悲欢总是诗。

陈骧龙的家史，就是一部精彩的传奇故事。2011年9月2日，央视《国宝档案》播放了民国时期天津盐业银行经理、收藏家陈亦侯历经风险保护国宝金编钟的专题片。天津博物馆镇馆之宝——八大山人的《河上花图卷》与文徵明的《剑浦春云图卷》等，也是陈亦侯无偿捐献给国家的。陈亦侯即是陈骧龙的父亲。

陈亦侯是举人出身，崇尚孔孟之道，与津门大儒吴玉如是至交，所以陈骧龙自幼便有机会向吴老学习诗文。从诗经、五言古诗、汉乐府到格律诗，经过了非常严格的训练，他不仅要倒背如流，还要有领悟诗中寓意的聪慧。研习书法也是这样。陈骧龙起初不知老师擅长书法，一天，他与哥哥去吴先生家，一进门，见几个博物馆工作人员正展开几幅草书卷轴和手卷，请吴老释文。客人走后，吴老问他：“你写字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写。”“哦，你写什么字体呀？”“我写柳公权。”那天晚上念完书后，吴老令陈骧龙研墨展纸，当即挥毫，写下“古不乖时，今不同弊”八个大字，告诫他：师古，不违背时代；学今，莫沾染时弊。吴老不务虚名的人品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作品中流露出的书卷气，对陈骧龙后来的艺术和人生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，让他意识到：一个书画家必须有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才有可能取得成功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陈骧龙最大的艺术成就是他的书法。在《怡然自乐——陈骧龙书画作品集》中，他的行、草、隶、篆、楷或

端庄典雅，或潇洒灵动，或狂放不羁，各臻其妙。更令人惊叹的是他的泥金小楷《佛说金刚经》《论语》《无量寿经》等，以金代墨，字迹严谨工整，一丝不苟，书卷中插画的诸多佛像，眉目清秀，衣袂飘逸，细腻传神，彰显了书画家高超的艺术技巧。

观赏陈骧龙的青绿、金碧山水，我颇感意外：画中，他用色是如此大胆，如此浓郁而艳丽，却艳而不俗，甜而不腻，别有一番意趣。有趣的是，他还有一枚闲章“寡人好色”，表示他对中国画色彩的偏爱。

陈骧龙认为，中国画有自己极为独特的发展轨迹。如敦煌壁画，从北魏到唐，全部用重彩；再看北宋画苑，从宋徽宗到范宽，都是写实画法，那亭台楼阁、山水林木，画得多么细腻逼真，用笔用墨，一丝不苟。而自从有了“文人画”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。倪云林画竹，有人说像芦苇，有人说像蒲蓬草，画家本人却声称画得像不像我不管，抒情中之臆气耳！这样一来，中国画越画颜色越少，越画越不重形，后来索性以画不像有理。他认为这是缺点而非长处，比如齐白石有一句名言：“绘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，看似有理，但他画的虾、蟹，一笔下去，虾身都是透明的，如在水中游动，多么活灵活现！你能说它不像吗？现在做假画的这么多，哪个能模仿得像他？

当今画坛，一提及中国画，便觉得是以水墨为主、色彩为辅的。可是陈骧龙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在作品中大量使用纯度很高的石青、石绿、红、金等颜色。对此，陈骧龙表示，其实他是在追寻早期中国画的传统。特别是他到了敦煌以后，看到洞窟中的壁画完全是用颜色堆砌的，连草图都不用墨线，而是用赭石起稿的，就想：中国画总是强调水墨，我不用墨行不行？古人画没骨就不用墨，张大千也画没骨，只是没骨花鸟多，山水少。我能否用没骨画山水？张大千采用传统平涂勾金的方法，但陈骧龙觉得

不过瘾，就反复试验，先画金后画绿，直接用金大面积铺开，皴擦点染，这样画出的山水就显得丰富厚重、华贵雍容，比传统画法的表现力增强了。

一个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头脑里总有些稀奇古怪的念头，陈骧龙就是如此。在书画评论界，最常用的关键词是“创新”，这往往是评判一个书画家有无进取精神的重要标尺。而陈骧龙偏偏推崇“保守”，推崇世界上最保守的阶级——贵族。在他看来，一种文化也好，一个人也好，没有贵族气，就容易流于世俗气、商业气。因为，文化是有身份的，一个真正的文化人不能失了身份。

陈骧龙认为，对自己民族的文化，最可爱、最可尊敬的态度是两个字——“保守”。比如贵族，是世界上最保守的阶级，也是最自重、自信的阶级。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自信、自重，这时你必然保守。我的东西是好的，凭什么扔掉？为何卢浮宫不拆？故宫不拆？凡尔赛宫不拆？圣彼得大教堂不拆？这些昔日的皇宫，皇上没了，全世界没一个地方把它改成饭店或工厂，而是建成博物馆。为什么？这些建筑本身就保守着一种威严、贵气和文化传统。别的东西摆不进去。绅士风度就来自贵族。没有贵族气，就容易变成世俗气、商业气。以前银幕上的007演员，一出场就很帅气、很绅士，而不只是个高级间谍。而新007，一出场就是个冷面杀手，气质上比传统的007差了很多。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，陈骧龙每年都看。这里有世界上最挑剔的观众，得到的是一种高雅的有尊严的艺术享受。品位即出自这里。还有巴黎歌剧院，盖得那叫漂亮。进去的人，女士们长裙或晚礼服，珠光宝气；男士们则一律西装领结或燕尾服，一个个像朝圣似的。文化发展不怕千奇百怪，但总要有个统一的认识和标准。迈克尔·杰克逊粉丝遍天下，却进不了歌剧院，只能在体育场演

出。所以，文化是有身份的，文化人是有身份的，除非你不自重。陈骧龙特别在意这些，平时与大家开玩笑调侃一下都是可以的，但失身份的事不能干。

陈骧龙还认为，在艺术创作中，创新、革新、推陈出新，本来无可厚非，但更准确的提法应当是“创好”，因为“新”未必就好。比如书法界，一提创新，有人就学日本，把字写得离拉歪斜。最可怕的是大家头脑中没个价值标准，有时毛病不是出在价格的贵贱上，而是出在秤上。中国古代也有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但绝不是主流。一个人如果心浮气躁，就是天天喊创新也无济于事。

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心灵一定是自由的，胸襟一定是坦荡的。陈骧龙就是如此。他的人生之路曾经充满坎坷，然而无论顺境逆境，他都坦然面对，乐观向上，清静豁达，超然物外。他在出版社工作时，便奉行“三不问”政策：不问工资，不问职称，不问分房。记得一次我向他致电表示问候时，先生在病榻上还不忘幽默一把：“我改了个日本名字，叫藤上加藤！”我还未醒过味来，他便大笑揭开谜底：“我本来就病痛难忍，身上又起了带状疱疹，这不是疼上加疼（藤上加藤）吗！”人生境界如此，还复何求！

我还从未见过一位癌症病人能像陈骧龙这样，乐观超脱，毫不畏惧，笑对人生。

医生告诉他他得了癌症，他的第一感觉竟是庆幸。为什么？他说从他落难回来，从学校调到出版社，直到退休以来，领导和同仁对他特别照顾，一切都很顺心。尤其是闺女生小孩，一口没吐过，一天没难受过。周六到他这儿来，吃完晚饭，收拾干净，临别告诉他：爸，明天我去住院了，拜拜！她周日住院，周一就生了，全须全尾儿，顺产，多好啊！所以不能做任何欺人瞒人的事，一定老老实实，安分守己。汶川地震时，他问孩子捐钱了没

有，他们说捐了。他说：好，明天再捐一份！老天爷不可能把所有好事都给咱啊。结果这回让他摊上了。谢天谢地，这事搁谁身上他都受不了，他总算“有事”了，心理平衡了。

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，陈骧龙躺在病床上还苦读“四书”，回家就“玩校帖”，把同一块碑上拓下的字一遍遍分析校对，兴趣盎然。他一生不吸烟、不饮酒，一门心思都在书画上。病重时手不听使唤了，老伴想把画具收起来，他忙阻拦说别收，先包上，希望以后我还能用上！他的泥金小楷《金刚经》还没写完，就试着把金粉碗端在手里，不动胳膊动纸，虽说吃力些，还能将就着写。

这就是陈骧龙，一个总是有着自己想法、写法、画法、玩法和活法的书画大家，一辈子大悲大喜、大彻大悟、活得精彩和有价值的人！

杜仲华

2014年3月

骧龙文集序

予闻骧龙师兄之名于己酉。玉师曰：“有陈某从予学。虽在縲绁之中，非其罪也。”己未，有客来玉师府，清癯而有礼。询之，则骧龙也。剧谈甚欢，莫逆于心，遂成通家之好。自闻其名至于识荆，倏忽十年矣。

骧龙，世家子。髫髻从玉师，不惟勤敏，亦多创见。词章翰墨，尤所奖掖。盖师门之有厚望者。惜在丁年，蹉跎十载。尝出狱中默记唐宋诗词数纸以示予，工整若馆阁。以图圉之繁昏瓮短，而骧龙心静如水，真恒人之所不能及者。

自云：“书画，文人之雅事。惮财力，痛精神，以臻完善。非心存敬畏者，孰能为之？”故其所绘丹青，墨用其古，色选其佳。勾勒不厌其精，皴染唯恐不淳。或问：“何如是之斑斓也？”戏应之曰：“寡人好色。”尝作《论语》八尺之屏凡八，灿若辰星。金书小楷而有如是规模者，存世墨妙或为仅见。

骧龙富收藏，精赏鉴。忆其校碑灯下，摩挲古帖，每有会心，相视开怀，不知夜之何其！家有邓完白六尺之屏张于壁间，终日对坐，叹古贤之精妙，伤时人之唐突。每与论今世书风，未尝不扼腕痛惜。

壬辰十月，予出家藏之先师遗泽，为玉师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展。骧龙抱病来观。虽极羸弱，犹竭力为人说解。予覩其影，不禁潸然。俄而，予远游旬月。及归，骧龙已病革矣。呜呼！予识骧龙既以师，诀骧龙复以师。斯文骨肉，为前定耶？来世之缘，